

「大公園」副刊

【客居人語】

在模糊中尋求光明

姚船

朋友打電話到家里找我。內子告訴他，去醫院了。他頓時緊張起來，急急再問，是不是中招了？他說的中招，眼下大家都明白，指染疫。內子忙說，不是，去做眼科手術。他似乎鬆一口氣，又緩慢擠出一句，疫情這麼嚴重，為什麼趕這個急？

是啊，非常時期。加拿大正處於抗疫兩年來最嚴峻時刻，感染人數屢創新高，而且是大幅度上升。多倫多酒樓餐廳又停止堂食，不少公共場所禁足，醫療系統頻臨崩潰，醫院已停止一切非緊急手術……情況令人即使留在家中，也會感到耽憂。

對於愛好閱讀、喜歡寫作的人來說，視力模糊是沉重打擊。不是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，而是出於無奈。病魔雖然沒把我直接擊倒，卻把手術時間給延誤了。白內障手術原定在年初進行，但在前一天因疫情告急，全省醫院的非緊急手術突然叫停。所以這次臨時安排的機會如果錯失，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？！

醫療進步，白內障激光手術已相當成熟，成功率極高。不過，畢竟是手術，當我被轉介到眼科診所見手術醫生，心里還是有點戚戚然。醫生姓盧，是一位中年華裔女性，在華人社區有頗高知名度。她態度親和，說話簡潔明瞭，給人活力充沛感覺。十年中，她做了三萬多宗激光白內障和青光眼手術。還曾參加國際「奧比斯」眼科飛機醫院，到一些偏遠地區，為患眼疾民眾解除痛苦。她說，大概每二、三千宗手術中，可能會有一宗意外，但治療後會痊愈。她的話讓我對手術完全放下心來。

其實，我和家人最耽心的，還是在新冠病毒肆虐情況下，置身醫院，是否安全，會否意外感染？按規定，凡手術都要在醫院進行。那天，去醫院的路也很不好走。多倫多剛下過一場特大的雪，積雪填滿路邊，馬路滿是污穢的雪漿，車子恍似走在泥濘路上，污水從車輪兩邊飛出，發出吱吱聲響。

到醫院後，經過嚴格查問，辦好手續，在手術室外面一個小房間等候。四壁悄然，靜謐的空間，反而令人腦海翻騰，心中惴惴不安。我默默望着壁鐘紅色秒針在有序移動。忽然，兩個護士身影在敞開的門口閃過，彷彿一下子把我的思維從彎路拉回。我想，醫生、護士等醫務工作者的崗位就在醫院，他(她)們為治病救人，搶救生命，整天和病毒打交道，成年累月，奮戰在抗疫第一線，無所畏懼。而自己，不外逗留短短兩三個鐘，有什麼理由對病毒感到害怕？！

心情輕鬆下來，我被推進手術室。護士有序地在身邊忙忙碌碌着。手術的眼睛輕度麻醉，另一隻眼被蒙住，瞬間失去視覺，只意識到醫生在動手了。沒有痛感，只有各種顏色在眼前游動。紅的、藍的、白的……片刻，一個聲音在耳畔響起，「手術順利完成。」會不會是幻覺？我輕輕問了一句，「您是不是盧醫生？」回答，「是盧醫生。」我是清醒的。

休息一會兒就回家。與來時一樣，天空陰沉，馬路噪雜。我戴着墨鏡。兒子小心翼翼開車。雖然視力一時間還未恢復，陰霾天氣未消，病毒仍在猖獗，眼前有點迷糊，但心里卻亮堂起來。我相信，這一切都會很快過去。我們的前路，將會一片光明！

(2022 年 2 月 14 日香港《大公報》)